

《佛法概論》¹

自序

(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a1 ~ p.a3)

釋貫藏 敬編 2020.2.20

目次²

一、本論的緣起與內容.....	2
(一) 原稿——阿含講要.....	2
(二) 完成——《佛法概論》.....	2
1.原稿修補與舊作改寫.....	2
2.新寫.....	3
二、本論的立場.....	3
(一)《阿含經》是「三乘共依」.....	3
1.從龍樹《中觀論》所得的勝解.....	3
2.阿含經義的正解.....	4
(二)大乘的獨到長處.....	5
(三)佛法的方便.....	5
1.古代的方便.....	5
(1) 內容.....	5

¹ (1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9 ~ p.20：

⁽¹⁾三十三年下學期，在漢藏教理院講「阿含講要」。第一章「阿含經之判攝」，提出了四『阿含經』的不同宗趣，這就是龍樹「四悉檀」的依據。這表示了四部「阿含」的編集方針：『雜阿含經』是「第一義悉檀」，其他的或重在「對治」，或重在啟發的「為人生善」，或是適應印度宗教以誘化「世間」。當時所講的，主要是境相部分。⁽²⁾三十八年在廈門，刪去第一章，自己補寫了幾章，說明聲聞與菩薩的行果，改名為「佛法概論」。

這部書，依「阿含經」；依龍樹所決了的「阿含」深義，明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；又補入龍樹所說的菩薩道——二道，五菩提。

(2)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4：

總之，釋尊說法，是適應眾生根機的，在說明的方便上，有千差萬別的不同；因之所開顯的意義，也就有淺深。最初是口口相傳，後來才用文字寫成定本。

釋尊的教法，⁽¹⁾有曾經公開結集的，那便是聲聞乘的經律。⁽²⁾有是傳播於某一區域，私相傳授，融入學者的整理與發揮，到後來才公開流行的，那就是雜藏（一部分）和大乘經。

因此，原始佛教的研究，不當偏取小乘，在思想上，早期的大乘經，是一樣的值得尊重。

(3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2 ~ p.3：

釋尊體悟的人生真諦，與實踐的軌則——道，在祭祀生天與苦行解脫的印度時代思潮中，顯然是格格不入。釋尊曾慨歎的說：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」？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」！

在「五十七日」的長期思考中，度著獨善的生活。最後，決定創設一種適應時代文明，深入而淺出的宗教。但不單是適應，在這適應淺化的裡面，顯示出釋尊的本懷。

(4) 印順導師《華雨香雲》p.241：

釋尊住世時的佛教動態，與流行在南方巴利文系的佛教相近。但巴利文系的學者，如否認大乘，即不能理解佛陀的本懷。

²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

(2) 評論.....	5
2. 導師的新方便：抉發阿含而刺透大小.....	6
※立根本淳樸，宏中期行解（梵化之機慎），攝後期確當，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.....	6
(四) 本論「改題的意趣」.....	7
三、佛法的根本立場（讀者應有的見地）.....	7
(一) 佛法的本質.....	7
(二) 佛法與佛學.....	7
(三) 本論「立名的意趣」.....	8
四、導師對讀者的期許.....	8
五、附言誌謝.....	8
附錄一：關於「俗化與天化」.....	8
附錄二：關於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」.....	10
附錄三：關於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；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.....	11
附錄四：關於「佛法與佛學」.....	13

——本文³——

一、本論的緣起與內容

(一) 原稿——阿含講要

三十三年秋，我在北碚漢藏教理院，講「阿含講要」，十三講而止。講稿陸續發表於《海潮音》，由於文字通俗，⁴得到讀者不少的同情，但這還是沒有完成的殘稿。

(二) 完成——《佛法概論》

1. 原稿修補與舊作改寫

今春講學廈島，才將原稿的十三講，除去第一講「阿含經的判攝」，把其餘的修正補充而重編為九章，即今第三章到十二章。

³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
2、文中「上標編號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
3、註腳引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（或〔下略〕）…」表示。

4、註腳引文，梵巴字原則上不引出。

5、印順導師原文中，括號內的數字，如「(1.001)」，表示原文本有的註腳。

⁴ 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新年的舊希望〉p.388：

「佛法的高深，並不等於繁瑣艱澀。所以**真能言之有物，倒希望多載一些通俗而有內容的東西**」（本刊卅四卷復刊號）。這是不曾能實現的希望。

⁽¹⁾ 專門化，過於繁瑣艱澀，那佛法只是極少數人的佛法。⁽²⁾ 而一般信眾，仰信佛教而得不到正確的信解，莫名其妙，必然的變質為庸俗的，迷信的。⁽¹⁾ 深的是玄之又玄，門牆萬仞；⁽²⁾ 而淺的是俗而又俗，鬼話連篇。**這對於攝引現代信眾，都是障礙而不是方便。**

深入淺出而言淺意深的；意趣純正而高尚的通俗文章，希望今年佛教界能多多產生！本刊是竭誠歡迎刊載這一類的作品。

◎另關於「俗化與天化」，參見附錄一。

其中第七章，是採用舊作「行為的價值與生命」而改寫的。

2. 新寫

前面又補寫緒言與初二章，略論佛法的根本——三寶。

又寫了十三章到二十章——八章，說明學佛者淺深不等的行證。

二、本論的立場

(一) 《阿含經》是「三乘共依」

1. 從龍樹《中觀論》所得的勝解

關於佛法，我從聖龍樹的《中觀論》，得一深確的信解：⁽¹⁾佛法的如實相，無所謂大小，⁽²⁾大乘與小乘，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。⁵

緣起中道，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，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。⁶

⁵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28 ~ p.29：

⁽¹⁾ 在通達性空慧上，大小平等，他們的差別，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這就在悲願的不同：小乘聖者，沒有大悲大願，不發菩提心去利益有情，菩薩卻發廣大心，修廣行，普願救濟一切有情。在這點上，表示了大小乘顯著的差別，一是專求己利行的，一是實踐普賢行的。

⁽²⁾ 至於在見實相的空慧方面，只有量的差別，「聲聞如毛孔空，菩薩如太虛空」；而質的方面，可說毫無差別。

另參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p.67 ~ p.68：

⁽¹⁾⁽¹⁾ 從菩薩學行的特勝說，大菩提願，大慈悲心，大般若慧，是超過一切人天二乘的。⁽²⁾ 然從含攝一切善法說，那麼^(A)^(a)人天行中，是「希聖希天」，對於「真美善」的思慕。^(b)二乘行中，是向涅槃（菩提）的正法欲——出離心。^(c)菩薩行即大菩提願。^(B)又，^(a)人天行中，是「眾生緣慈」。^(b)二乘行中，是「法緣慈」。^(c)菩薩行即「無所緣慈」。^(C)又，^(a)人天行中，是世俗智慧。^(b)二乘行中，是偏真智慧。^(c)菩薩行即無分別智（無分別根本智，無分別後得智）。

⁽²⁾⁽¹⁾ 從對境所起的心行來說，非常不同；⁽²⁾如從心行的性質來說，這不外乎信願、慈悲、智慧。所以菩薩行的三大宗要，超勝一切，又含容得世出世間一切善法，會歸於一菩薩行。

法體	人天行	二乘行	菩薩行
信願	希聖希天	出離心	菩提願
慈悲	眾生緣慈	法緣慈	慈悲心
智慧	世俗智慧	偏真智慧	般若智

⁶ (1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4 ~ p.18：

如實的說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的中道行，都以出世的正見為主導的。依正見而後有信解，依正見而後能修行趣證，就是悟證了以後，也還是不能離此正見的攝導。故深觀雖共於三乘，在大乘中，仍是徹始徹終的，唯佛所究竟的。本文，即是關於深觀的論述。

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《中論》的中道說，我有一根本的理解——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遠廣博的理論，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，掘發《阿含經》的真義。這是說：緣起、空、中道，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，但這不是離了《阿含經》而獨有的，這實是《阿含經》的本意，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，沒有悟解罷了。所以，《中論》是《阿含經》的通論，是通論《阿含經》的根本思想，抉擇《阿含經》的本意所在。

(2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·三乘法（增註本）》p.143 ~ p.145：

佛說解脫道，四諦與緣起，甚深諸佛法，由是而顯示。

先來說明出世三乘共法的總綱。「佛說」的法門，雖然是隨機說法，無量無邊，但歸結起來，所說的「解脫道」，不外乎「四諦與緣起」法門。離開了這，是沒有出世佛法的。…〔中略〕…

2. 阿含經義的正解

當然，阿含經義，是不能照著**偏執者**——⁽¹⁾否認大乘的小乘者，⁽²⁾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來解說的。⁷

一般以為：四諦與緣起，是小乘法。不知大乘的「甚深諸佛法」，也都是「由是而顯示」出來的。約偏重的意義說：小乘法著重於苦與集的說明；大乘法著重於滅與道，特別是滅的說明。

就以大乘的中觀及瑜伽二宗來說：中觀者對於空性，瑜伽者對於緣起，都不曾離開了四諦與緣起一步。經上說得好（《勝鬘經》）：小乘是有量的四諦，有作的四諦；大乘是無量的四諦，無作的四諦(4.003)。又說（《涅槃經》）：下智觀緣起，得聲聞菩提；……上上智觀緣起，得佛菩提(4.004)。

佛法不出四諦與緣起法門，只是證悟的偏圓，教說的淺深而已。

(3) 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·三乘法（增註本）》p.136：
其實⁽¹⁾出世法都是觀甚深義——四諦與十二緣起的。⁽²⁾不過在菩薩道中，著重廣大行的六波羅蜜多而已。

(4)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a1：

前幾年，為了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』的寫作，在閱讀『般若經』時，想起了三十多年前，『中觀今論』的一個見解：「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」；「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，……抉發阿含經的緣起深義，將（大乘）佛法的正見，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」。這一論斷，出於個人的論斷，不一定能受到佛學界的認可。

對於『般若經』的空義，既有了較明確的理解，不如從「阿含」、「部派」、「般若」、「龍樹」，作一番「空之探究」，以闡明空的實踐性與理論的開展。這一構想，就是寫作本書的動機。

(5) 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p.210：

我也不是說，「中論」與「般若經」無關，而是說：龍樹本著「般若法門」的深悟，不如有些大乘學者，以為大乘別有法源，而肯定為佛法同一本源。

不過一般聲聞學者，偏重事相的分別，失去了佛說的深義。所以就『阿含經』所說的，引起部派異執的，一一加以遮破，而顯出「阿含經」的深義，也就通於「般若」的深義。

⁷ (1)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a3 ~ p.a5：

龍樹論以為：有情的生死，以無明為根源，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。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。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。這樣的三乘共空，對於從來的大小相諍，可得一合理的論斷。

聲聞三藏與摩訶衍——大乘，一向被諍論著。⁽¹⁾一分聲聞學者，以阿含等三藏為佛說，斥大乘為非佛說；現在流行於錫蘭、暹羅、緬甸的佛教，還是如此。⁽²⁾一分大乘學者，自以為不共二乘，斥聲聞為小乘，指阿含為小乘經，以為大乘別有法源。如^(A)唯識學者，在「愛非愛緣起」外，別立大乘不共的「自性緣起」；以為菩薩所證法性空，是聲聞所不能證的。^(B)中國的臺、賢、禪、淨，在大乘法中，還自以為勝他一層，何況乎小乘！這樣，對大小的同源異流，由於宗派的偏見，再也不能正確的把握！

今依龍樹論說：三藏確是多說無我的，但無我與空，並非性質有什麼不同。大乘從空門入，多說不生不滅，但生滅與不生滅，其實是一。「緣起性空」的佛法真義，啟示了佛教思想發展的實相。釋尊本是多說無常無我的，但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，即體見緣起空寂的。這所以緣起甚深，而緣起的寂滅性更甚深，這所以緣起被稱為「空相應緣起」，被讚為「法性法住法界」。⁽¹⁾一分學者重視事相，偏執生滅無常與無我；⁽²⁾一分學者特別重視理性，發揮不生不滅的性空，這才互不相諒而尖銳的對立起來。他們同源而異流，應該是共同的教源，有此不即不離的相對性，由於偏重發展而弄到對立。本來，初期的大乘經，如《十地經》以悟無生法忍為同於二乘的；《般若經》以無生法忍能攝二乘智斷的，以先尼的因信得解來證明大乘的現觀；《金剛經》以「若以色見我」頌明佛身等，都確認三乘聖者成立於同一的理證——法性空寂，那裏如執小執大者所說？所以《中論》的抉擇《阿含經》義；《智論》的引佛為長爪梵志說法，《眾義經》偈等來明第一義諦，不是呵斥聲聞，不是偏讚大乘，是引導學者復歸於釋尊本義的運動。唯有從這樣的思想中，能看出大小乘的分化由來，能指斥那些畸形發展而遺失釋尊本義的亂說！

〔二〕大乘的獨到長處

從佛法一味，大小異解的觀點去觀察，對於菩薩行的慈悲，利他的積極性等，也有所理會。深深的覺得：〔一〕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。⁸

〔二〕大乘的應運而盛行，〔1〕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，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；〔2〕但大乘的真精神，是能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的，⁹確有他獨到的長處！¹⁰

〔三〕佛法的方便

佛法的流行人間，不能沒有方便適應，但不能刻舟求劍而停滯於古代的。

1. 古代的方便

〔1〕內容

原來，釋尊時代的印度宗教，舊有沙門與婆羅門二大類。

應機設教，古代的〔1〕聲聞法，主要是適應於苦行，厭世的沙門根性；〔2〕菩薩法，主要是適應於樂行，事神的婆羅門根性。

〔2〕評論

這在古代的印度，確乎是大方便，但在時異境遷的今日，今日的中國，多少無上妙方便，已失卻方便大用，反而變為佛法的障礙物了！

所以弘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，這才能使佛光普照這現代的黑暗人間。

中觀學能抉擇釋尊教義的真相，能有助於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理解，這是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！

〔2〕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16：

虛大師的批評重心在：〔1〕我〔A〕以人間的佛陀——釋迦為本；〔B〕以性空唯名、虛妄唯識、真常唯心——三系，為大乘佛法的開展與分化。〔2〕而虛大師〔A〕是大乘別有法源（在「阿含經」以外）的，〔B〕是中國佛教傳統，以『楞嚴』、『起信』等為準量，也就是以真常唯心——法界圓覺為根本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
⁸ 關於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」，參見附錄二。

⁹ 關於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；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，參見附錄三。

¹⁰ 〔1〕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245：

菩薩道源于釋尊的本教，經三五百年的孕育長成，才發揚起來，自稱大乘。**大乘教雖為了適應時機而多少梵化，然而他的根本原理，到底是光華燦爛，能徹見佛法真髓的！**

〔2〕印順導師《印度之佛教》p.a7：

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**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**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

〔3〕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41：

什麼是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」？**梵化，應改為天化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。**西元前五〇年，到西元二〇〇年，「佛法」發展而進入「初期大乘」時代。**由於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理想化的、信仰的成分加深，與印度神教，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。**

〔4〕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8～p.9：

第五期的「梵佛一如」，應改正為「天佛一如」。^{〔1〕}因為「秘密大乘」所重的，不是離欲的梵行，而是欲界的忉利天，四大王眾天式的「具貪行」。^{〔2〕}而且，「天」可以含攝一切天，所以改名為「天佛一如」，要更為恰當些。

2. 導師的新方便：抉發阿含而刺透大小

※立根本淳樸，宏中期行解（梵化之機慎），攝後期確當，以復興佛教而暢佛本懷

我從這樣的立場來講阿含經，不是看作小乘的，也不是看作原始的。¹¹

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¹²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！¹³

¹¹ (1)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7：

在過去，⁽¹⁾一分大乘學者，輕視部派佛教，以初期的聖典——經、律、論為小乘。不但自稱為大乘，還以為大乘別有法源（別有大乘法體）。⁽²⁾一分部派佛教者，不能認清自身的部派性，以原始佛教自居，或誹撥大乘為非佛說（非佛法）。…〔下略〕…

(2) 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60：

現存的「雜阿含經」與「相應部」，都屬於部派的誦本，從此以探求原始佛法，而不是說：經典的組織與意義，這一切都是原始佛法。

¹²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2：

刺透兩邊（不偏於大小，而能通於大小），…〔下略〕…

¹³ (1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1 ~ p.2：

其實我的思想，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『印度之佛教』「自序」，就說得很明白：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

我不是復古的，也決不是創新的，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。所以三十八年完成的『佛法概論』「自序」就這樣說：「深深的覺得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真諦的。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，……確有他獨到的長處。……宏通佛法，不應為舊有的方便所拘蔽，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。……著重於舊有的抉發，希望能刺透兩邊（不偏於大小，而能通於大小），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來！」——這是我所深信的，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。

(2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99：

人·菩薩·佛：從經論去研究，知道人間佛教，不但是適應時代的，而且還是契合於佛法真理的。從人而學習菩薩行，由菩薩行修學圓滿而成佛——人間佛教，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，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，綜合的抽繹出來。所以不是創新，而是將固有的「刮垢磨光」。

佛法，祇可說發見，不像世間學術的能有所發明。因為佛已圓滿證得一切諸法的實相，唯佛是創覺的唯一大師；佛弟子只是依之奉行，溫故知新而已。

(3) 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a7：

我對印度佛教的論究，想理解佛法的實義與方便，而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。

方便，是不能沒有的；方便適應，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布。然方便過時而不再適應的，應有「正直捨方便」的精神，闡揚佛法真義，應用有利人間，淨化人間的方便。

希望誠信佛法的讀者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流變中，能時時回顧，不忘正法，為正法而懷念人間的佛陀！

(4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89 ~ p.91：

巴利語三藏的譯為華文，是非常有意義的：

一、擴大華文佛教的內容：…〔中略〕…

二、從比較研究而正確理解「佛法」：…〔中略〕…

三、探求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間的通道：佛法本來是一味的，因根機、傳承等而有不同的開展。我國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，一向以巴利語三藏等「佛法」為小乘。然深一層探究，大乘甚深義，本於「雜阿含」——「相應部」等四部阿含；而十方世界有佛，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，是從「小部」——「雜藏」中來的。我國佛教界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，探求「佛法」與「大

（四）本論「改題的意趣」

為了避免一般的——以阿含經為小乘的誤解，所以改題為《佛法概論》。

三、佛法的根本立場（讀者應有的見地）

（一）佛法的本質

佛法，是**理智的德行的宗教**，是**以身心的篤行為主**，而達到深奧與究竟的。¹⁴

（二）佛法與佛學

乘佛法」的通道，**互相尊重**，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！

¹⁴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～p.10：

學者所**歸依的法**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真諦法；二、中道法；三、解脫法。其中**根本又中心的，是中道的德行，是善**。…〔中略〕…**中道的德行，是達磨的第一義**。

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中道統一了真諦與解脫，顯出釋尊正覺的達磨的全貌**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105：

「**法**」是**釋尊自覺自證而為眾生宣說開示的**。自覺自證的法，一向稱為「甚深極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」。為眾生作契理契機的宣說，實在並不容易！**從佛的開示看來，佛是以聖道為中心而方便開示的。聖道是能證能得的道，以聖道為法，主要是八正道**。

（3）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33～p.234：

佛法，傳說八萬四千法門，在這無量法門中，到底佛法的心要是什麼？也就是佛法之所以為佛法的是什麼？**依原始結集的聖典來說，佛法的心要就是「法」。釋尊自覺自證而解脫的，是法；以悲願方便而為眾生宣說開示的，也稱為「法」。「法」——達磨是眾生的歸依處，是佛引導人類趣向的理想與目標**。

自覺自證的內容，不是一般所能說明的、思辯的，而要從實行中去體現的。**為了化導眾生，不能沒有名字，釋尊就用印度固有的術語——達磨來代表。從釋尊的開示安立來看，「法」是以聖道為中心而顯示出來的。聖道是能證能得的道，主要是八正道，…〔中略〕…**

依聖道的修習成就，一定能體現甚深的解脫。表示這一意義，如『雜阿含經』卷一二舉譬喻（大正二·八〇下——八一上）說：

「我時作是念：我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徑，古仙人道跡。古仙人從此跡去，我今隨去。譬如有人遊於曠野，披荒覓路，忽遇故道，古人行處，彼則隨行。漸漸前進，見故城邑，古王宮殿，園觀浴池，林木清淨。彼作是念：我今當往，白王令知。……王即往彼，止住其中，豐樂安隱，人民熾盛」。

「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，古仙人徑，古仙人跡，古仙人去處，我得隨去，謂八聖道。……我從彼道，見老病死、老病死集、老病死滅、老病死滅道跡；……行、行集、行滅、行滅道跡。我於此法，自知自覺，成等正覺。為……在家出家，彼諸四眾，聞法正向信樂知法善，梵行增廣，多所饒益，開示顯發」（36.002）。

依古道而發見古王宮殿的譬喻，足以說明「法」是以聖道為中心而實現（發見）出來的。聖道的先導者，是正見，也就是慧（36.003），如經上說：「如是五根，慧為其首，以攝持故」（36.004）。

「於如是諸覺分中，慧根最勝」（36.005）。**慧——正見在聖道中，如堂閣的棟柱一樣，是一切道品的支柱**。『故王都譬喻經』所說，**正見所見的，是四諦與緣起的綜合說**。一般說，緣起是先後的，聖諦是並列的，其實意義相通。…〔下略〕…

（4）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129：

「一切法」，是一般的，世俗的，一般認識到的一切。自從部派佛教，特別是上座系，著重於一切法的論究以來，雖對現實的身心，有深切的研究，良好的成果。但過分傾向一切法的分別，**不免忽略了佛所自說的，以聖道為中心的現證法**。

（初期）大乘法的興起，就是針對這種偏向，而以**菩薩般若，如來知見為本**，復活了佛陀時代，**聖道實踐的正法**。

從來都稱為**佛法**，近代才有稱為**佛學**的。¹⁵

佛法流行於人間，可能作為有條理，有系統的說明，使他學術化；但^[1]佛法的本質，決非抽象的概念而已，決不以說明為目的。^[2]佛法的「正解」，也決非離開「信」「戒」而可以成就的。¹⁶

「法」為佛法的根本問題，信解行證，不外乎學佛者傾向於法，體現於法的實踐。¹⁷

（三）本論「立名的意趣」

所以本論雖是說明的，可說是佛法而學的，¹⁸

但仍舊稱為佛法概論，保持這佛法的根本立場。

四、導師對讀者的期許

我願意讀者，本著這樣的見地去讀他！

五、附言誌謝

舊稿積壓了四、五年，由於廈島講學因緣，才續寫完成，得以印行流通。這一切，都得到學友妙欽法師的助力，特附此誌謝！

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，校畢序。

附錄一：關於「俗化與天化」

（1）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a1 ~ p.a2：

現在來看這部《印度之佛教》——二十五年的舊作，當然是不會滿意的！然一些根本的信

¹⁵ 關於「佛法與佛學」，參見附錄四。

¹⁶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四冊》p.278 ~ p.279：

在佛法中，**淨信是人佛之門，戒善是學佛之基，更深一步的定慧修證，是不能離信戒而有所成就的。**^[1]經上說：「持戒便得不悔，因不悔便得歡悅，因歡悅便得喜，因喜便得止，因止便得樂，因樂便得定」。依戒修定，是合理的向上進修，如順水行舟，容易到達。修定的先要「離（五）欲及惡不善法」，也就是這個意義。有些修習禪定的，為了身體健康，為了神秘感受……，不離欲染，不斷惡法，多在氣息、身體上專注觀想，即使一心相續，能夠不流於邪定，落入魔王眷屬，已經難得了，這不是佛法所要修的（有漏或無漏的）淨定。^[2]說到慧悟，龍樹說：「信戒無基，憶想取一空，是為邪空」。平等空性的體悟，豈是無信、無戒者所能成就的！**信與戒，人人都在說，而其實實不如一般所想像的，這所以佛法不能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了！**

¹⁷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7 ~ p.10：

學者所歸依的法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真諦法；二、中道法；三、解脫法。其中**根本又中心的，是中道的德行，是善。**…〔中略〕…**中道的德行，是達磨的第一義。**

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中道統一了真諦與解脫，顯出釋尊正覺的達磨的全貌。**

¹⁸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02 ~ p.204：

佛學只是佛法之學。佛教之學，古代可以沒有這一名稱，但決不能沒有這一事實。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佛法只是「覺海心源」那個事實**，這是圓滿的，沒有進化的、發展的。**如遺忘這個，而專在名相陳跡中**，以為佛法如何如何，談發展，談進化，**這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佛法，那還有什麼佛學呢？**…〔下略〕…

念與看法，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。

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，對於我的作品，應該是最重要的！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，那敘述與論斷，即使錯誤百出，仍不掩失其光采。否則，正確的敘述，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。我的根本信念與看法，主要的有：

I 佛法是宗教。

佛法是不共於神教的宗教。如作為一般文化，或一般神教去研究，是不會正確理解的。俗化與神化，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。

中國佛教，一般專重死與鬼，太虛大師特提示「人生佛教」以為對治。然佛法以人為本，也不應天化、神化。不是鬼教，不是神教，非鬼化非（天）神化的人間佛教，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。

…〔下略〕…

(2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35 ~ p.37：

五、過了四年多的衰病生活，等到身體健朗些，想到了色身的浮脆，如夕陽晚霞一樣，不敢再作遠大計劃。只能將佛教史上的重要問題，就是「佛法」在怎樣的情形下，發展演進而成為「大乘佛法」，研考而敘述一下。經五年的時間，寫成「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」。

「大乘佛法」的興起，決不是單純問題，也不是少數人的事，是佛教發展中的共同傾向。「主要動力，是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所以大乘法充滿了信仰與理想的特性；怎樣的念佛，見佛，是大乘經的特有內容。

在佛教界，重信願的，重慈悲的，重智慧的，多方面流傳出來，都傾向於求成佛道，而確信為「是佛所說」的。對於「般若法門」，「淨土法門」，「文殊法門」，「華嚴法門」，其他如「鬼國與龍宮」，「法華與寶積」等，都分別的廣為論究。

與文殊師利有關的教典，「但依勝義」；貪瞋癡即是道（煩惱即菩提）；天（神）在文殊法門的重要性，意味到「大乘佛法」中，有適應印度教而引起天化、俗化的傾向。

夜叉（鬼）菩薩，龍王（畜生）菩薩，緊那羅王菩薩——鬼國與龍宮的菩薩化，是大乘經的特色。不過這些鬼、畜天菩薩，在初期大乘經中，都表現為人的形象，所說的是一般大乘法。還沒有演進到表現為鬼、畜天的形象，以鬼、畜天的行為，作為人們歸敬與修學的模範。

「大乘佛法」有新的宗教特性，所以立「宗教意識之新適應」一章，在新出現的佛、菩薩與淨土外，還論到「神秘力護持的仰信」。如「音聲的神秘力」，「契經的神秘化」，「神力加護」，這都是早就孕育於部派佛教（更先是世間悉檀的『長阿含經』），到大乘時代而強化起來。

方便的適應，是不可能沒有的，但如過分重視佛法的通俗化，方便與真實不分，偏重方便，那方便就要轉化為佛法的障礙了！這是我修學佛法以來，面對現實佛教，而一向注目的問題。

(3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72 ~ p.73：

⁽¹⁾雖然菩薩道的發展，由於適應一般的民間而通俗化，攝受一分祭祀、咒術、苦行的天行，或加上隱遁、瑜伽，發展為後期佛教的依天乘行果而向佛道。⁽²⁾但大乘初起的真義，確是為了適應人類，著重人行，發展為不礙人間正行的解脫。

佛法是怎樣的重在人間！對於天法，佛又是怎樣的淨化他。佛法特色的聲聞行與菩薩行，雖一攝人行的根機，一攝天行的根機；而佛化了的人行、天行，都不是一般神教那樣。施、戒、禪、慧，都不離於人類的道德，淨化身心的體驗。

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，一重人間，一重佛道。這我們稱為人間佛教的，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，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。從來所說的即世間而出世，出世而不礙世間，今即稱為即人而成佛，成佛而不礙為人。成佛，即人的人性的淨化與進展，即人格的最高完成。

必須確定人間佛教決非同於世間的慈善事業，是從究竟的佛乘中，來看我們人類，應怎樣的從人而向於佛道。

(4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117 ~ p.119：

以法為中心的般若法門，自修與利他，採用了這樣的方便：甚深而又通俗化，通俗而又方便的引入深義的修證。在法的學習，法的流通上，有著不同於初期「佛法」的內容。

…〔中略〕…讀、誦等方便，經中所說的，或多或少，後起的『無上依經』，總合為持經的十種

法(行),如說:「一者、書寫,二者、供養,三者、傳流[施他],四者、諦聽,五者、自讀,六者、憶持,七者、廣說,八者、自誦,九者、思惟,十者、修行」(12.010)。

- (5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174:

⁽¹⁾『華嚴經』所說,一切眾生心相續中,具足如來智慧,是重於「心」的。⁽²⁾『如來藏經』等所說,眾生身中,有智慧、色相端嚴的如來,是(通俗化)重於(如來)我的。

二說雖小有差別,而都表示真常本有。『如來藏經』等傳出的如來藏說,與心性本淨——自性清淨心說合流了,……〔下略〕…

- (6) 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A4:

〈談入世與佛學〉,想喚起佛教徒的自覺,不要一直滑向世俗中去。

附錄二：關於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」

- (1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2 ~ p.3:

釋尊體悟的人生真諦，與實踐的軌則——道，在祭祀生天與苦行解脫的印度時代思潮中，顯然是格格不入。釋尊曾慨歎的說：「我法甚深妙，無信云何解」？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」！

在「五十七日」的長期思考中，度著獨善的生活。最後，決定創設一種適應時代文明，深入而淺出的宗教。但不單是適應，在這適應淺化的裡面，顯示出釋尊的本懷。

在波羅奈的施鹿林，開始為五比丘說法，推動了不共世俗的四諦法輪。法輪的精要，正像阿說示說的：「諸法從緣起，是法說緣生，諸法緣及盡，吾佛大師說」。

- (2) 印順導師《華雨香雲》p.245 ~ p.247:

釋尊住世時的佛教，我也承認比較上接近巴利文系的佛教。……〔中略〕…

巴利文系的佛教者，雖自以為是理智的佛教，說大乘是感情的佛教；在我看來，他們只是依樣葫蘆的形式崇拜。他們根本的缺點，是忘卻佛教是哲者宗教之一；哲者宗教應怎樣去信仰它，從來沒有理會過。……〔中略〕…

哲人宗教裡所包含的獨創成分，是他的特質與生命。拿佛教的術語來說，就是本懷的實教。那哲人宗教是否值得人類永久的信仰，就看它獨創的思想，是否偉大，具有超時代的深見與遠見。是哲人宗教的內容，大概可以分為四類：甲、固有文化無條件的因襲；這是否創教者內心所贊同的，或者適應時代而暫時容許的，就看它是否與獨創的思想相吻合。乙、多少改造過的舊思想；這假使作為引入真實本懷的橋樑，那還是屬於方便。丙、受著時代文明的限制，不能盡量倡導本懷的思想，只能在舊形式中表示新意見。丁、獨創的思想。

凡是一個理智的信仰者，決不是愚昧的形式崇拜。它要吐棄那暫時容許的因襲部分；它要忽視那適應時代的方便；它不但積極的闡發那獨創的真生命，還要使潛在的新意見，從舊形式裡解放出來。真正的理智信仰者，看來似乎比形式崇拜者遠離了創教者的理解與制度，其實卻開顯了完成了創教者的本懷。

大乘佛教的開展，即顯發了釋尊本懷的佛教。因了時代思想的適應，確乎與原始佛教有相當的不同。我們要諒解它，要把吻合釋尊本懷的佛教，從適應印度文明的形式中，掘發出來。不能只看到大乘佛教中印度教思想的融合，忘記了原始佛教也不能離開印度文明的搖籃。

我們應該深入釋尊的本懷，這要從佛教無限錯綜的演變中，從根本佛教的研究中，從身心調柔的體驗中，才能完成。在這佛教不興則滅的現階段，我們當然不能走上虛玄而神祕的信仰，可也不應該擺出老牌佛教的姿態，引導信眾走上形式的崇拜。要把深刻而正確的佛教，積極的發揚起來，讓它在這病態進化的世界，完成社會救濟與身心解放的兩般任務。

釋尊本懷的佛教是什麼？是世界平凡的人類，在生死中發大心，積集悲智的資糧，遍學一切，不急急求證「直入大乘」的菩薩道。這不但適應現實人間的需要，還是釋尊人間成佛的本懷。

- (3) 印順導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p.165 ~ p.167:

如自稱原始的上座佛教者，他們以早期的佛教形態為佛說，佛法，而抹煞以後的正常發展。甚至說：大乘是印度教徒改造佛教的成果。

我曾與他們開頑笑說：這算什麼？原始的上座佛教，不也充滿外道的氣味嗎？關於這，我想你們是知道的。⁽¹⁾尼犍子外道以草木為有生命的，釋尊因此而不許壞生。印度人以樹木為鬼神的村落，因此佛制不得自行砍伐。外道雨季安居，半月半月說戒，佛應當時人的請求，也制為半月誦戒與安居的制度。當時的外道出家，托鉢乞食為生，所以佛教也有這種出家的生活方式。⁽²⁾從義理說：

生死輪迴，解脫涅槃，業力，這不都是奧義書以來的外道常談嗎？⁽³⁾從修行的方便說：不淨觀，數息觀，四禪，八定，三摩地，瑜伽，當時的外道，不都有大同小異的行持嗎！佛稱大雄，得一切智，外道不也有自稱大雄，自稱得一切智的嗎？過午不食為齋，豈不是印度舊有的習俗嗎？

佛法，從印度宗教中發展而完成，又弘布佛法於印度，怎能不與印度外道有著深切的關係！如說大乘為外道，怕外道不單是大乘吧！以大乘為非佛說的佛徒，應起來論究這些問題。**實則，佛法與非佛法，應重視佛陀獨到的正覺，重視從正覺流出的佛陀真精神，佛陀三業大用的一貫特性。**

從大乘與學派的佛教，阿含與廣律等而論究起來，大乘佛法的湧現，實為本著釋尊正覺內容而作新的適應。⁽¹⁾如說：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，這是揭露釋尊自證的本懷，而颯棄初期佛教的方便——苦行外道為主機的適應性。⁽²⁾然而佛法不能沒有適應世俗的方便，所以：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。從正覺本懷的宗趣中，攝取了適應樂行婆羅門為主機的方便。

從佛法的特質與佛陀的本懷說，從本生談等而來的大乘，是更正確更深刻的開顯了佛法。這本是《阿含經》以來的一貫傾向，可惜自稱上座佛教的錫蘭學者，不大了解他自己！他是傾向大乘的一流，流入島國，而轉化為狹隘的保守的佛教。他自身早就不大原始了！否則，⁽¹⁾如北方所傳的說一切有部，不許別有小阿含，以本生談等為「傳說」、「文頌」。⁽²⁾如大眾部等，不說王舍城結集論藏，說阿毘達磨即是九部修多羅：這才是代表更原始的思想！

(4)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~p.4：

佛滅一百年以後，佛教才開始顯著的分化。一般人，稱這分化了的佛教為部派佛教，分化以前的佛教為原始佛教。原始，只是說這一期的佛教，在理論上、制度上，不論那一方面，都比較要來得切近佛教的原始態。

研究原始佛教，⁽¹⁾自然要依據《阿含》和《毘奈耶》(律)。⁽²⁾關於大乘經，有人主張一字一句，都是釋尊親口宣說的。有人卻否認它，說它完全是後人假託的。在我看來，大乘經有演繹整理的痕跡；說它全是後人的假託，卻未免有點過火。反之，現存的小乘經律，雖比較接近佛教的原始態，但也未嘗沒有相當的變化。

釋尊依自覺的境地，適應眾生的根機，用種種方便把它完美的表示出來。有的為個人說，有的為大眾說，也有為諸天說，像這樣的經過了四十九年的教化，它的遺教、景行，有誰能把它記得完全無缺呢？

佛人涅槃以後，弟子們頓時失了指導者。迦葉們為了要使佛法長在世間，不致於人去法滅，才共同結集佛法。這個功績，當然是非常偉大。但這結集，時間只有三個月；參加結集的人數，又只有五百（或說千人）；並且還是偏於摩訶迦葉一系的。像這樣匆促的時間，和少數人的意見，想使所結集的達到滿意的程度，當然是不可能。它的遺漏與取捨的或有不當，也可想而知。在結集終了的時候，就有人說「我等亦欲結集」，這很可以想見當時情勢的一般了。

那時的結集，不過是一人口中誦出，經大眾加以審定，並沒有用文字把它寫成定本，經過展轉的口傳，也就難免漏落、錯誤和次序的顛倒。「不見水潦鶴」的公案，豈不是大家很熟悉的嗎？佛經的正式用文字寫出，在阿育王以後；所用的文字，又有種種的不同，彼此的取捨出入，可以想像而知。何況那時的佛教界，早已染上濃厚的宗派色彩！為了適合自宗的理論，不但經、律的字句有增減，就是經典的有無，甚至連經典組織的形式，也全部改觀。在這樣的演變下，現存的小乘經律，能說它完全的代表佛教的原始態嗎？能說它概括了釋尊一代的教法嗎？

大乘經，在佛滅三百年後，陸續的公開流行。像多聞部的分裂，就為了接受一分大乘經。大乘經典的用文字寫出，是和小乘經（用文字寫出）不相前後的。大乘思想⁽¹⁾有收攝在毘尼中的，雜藏中的，⁽²⁾也有為在家眾說的，起初沒有被收入出家眾的公開結集裡，只在一人、一地中流行的。在開始公開流行時，有的信仰它，有的否認它，這只是一部分學者向來沒有傳承學習罷了，不能因此說它完全不是佛法。不過，大乘有後人演繹整理的痕跡，其傳出愈後的，附會的成分，確乎是很大的。

總之，釋尊說法，是適應眾生根機的，在說明的方便上，有千差萬別的不同；因之所開顯的意義，也就有淺深。最初是口口相傳，後來才用文字寫成定本。釋尊的教法，⁽¹⁾有曾經公開結集的，那便是聲聞乘的經律。⁽²⁾有是傳播於某一區域，私相傳授，融入學者的整理與發揮，到後來才公開流行的，那就是雜藏（一部分）和大乘經。

因此，原始佛教的研究，不當偏取小乘，在思想上，早期的大乘經，是一樣的值得尊重。

附錄三：關於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；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

- (1) 《妙法蓮華經》卷1〈方便品 2〉(CBETA, T09, no. 262, p. 7, c19-p. 10, b20)：

舍利弗善聽！諸佛所得法，無量方便力，而為眾生說。…〔中略〕…十方佛土中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…〔中略〕…自證無上道，大乘平等法，若以小乘化，乃至於一人，我則墮墜，此事為不可。…〔中略〕…舍利弗當知，我本立誓願，欲令一切眾，如我等無異。如我昔所願，今者已滿足，化一切眾生，皆令人佛道。…〔中略〕…是故舍利弗！我為設方便，說諸盡苦道，示之以涅槃。我雖說涅槃，是亦非真滅，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。佛子行道已，來世得作佛，我有方便力，開示三乘法。一切諸世尊，皆說一乘道，今此諸大眾，皆應除疑惑，諸佛語無異，唯一無二乘。…〔中略〕…

是諸世尊等，皆說一乘法，化無量眾生，令人於佛道。又諸大聖主，知一切世間，天人群生類，深心之所欲，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。…〔中略〕…若於曠野中，積土成佛廟，乃至童子戲，聚沙為佛塔，如是諸人等，皆已成佛道。…〔中略〕…若人散亂心，乃至以一華，供養於畫像，漸見無數佛。或有人禮拜，或復但合掌，乃至舉一手，或復小低頭，以此供養像，漸見無量佛，自成無上道，廣度無數眾，入無餘涅槃，如薪盡火滅。若人散亂心，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已成佛道。…〔中略〕…未來世諸佛，雖說百千億，無數諸法門，其實為一乘。諸佛兩足尊，知法常無性，佛種從緣起，是故說一乘。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…〔中略〕…知第一寂滅，以方便力故，雖示種種道，其實為佛乘。…〔中略〕…

我始坐道場，觀樹亦經行，於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：我所得智慧，微妙最第一，眾生諸根鈍，著樂癡所盲，如斯之等類，云何而可度？爾時諸梵王，及諸天帝釋、護世四天王，及大自在天，并餘諸天眾，眷屬百千萬，恭敬合掌禮，請我轉法輪。我即自思惟：若但讚佛乘，眾生沒在苦，不能信是法；破法不信故，墜於三惡道。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尋念過去佛，所行方便力，我今所得道，亦應說三乘。…〔中略〕…雖復說三乘，但為教菩薩。思惟是事已，即趣波羅奈。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，以方便力故，為五比丘說；是名轉法輪，便有涅槃音，及以阿羅漢，法僧差別名。從久遠劫來，讚示涅槃法，生死苦永盡，我常如是說。

舍利弗當知！我見佛子等，志求佛道者，無量千萬億，咸以恭敬心，皆來至佛所，曾從諸佛聞，方便所說法。我即作是念：如來所以出，為說佛慧故，今正是其時。舍利弗當知！鈍根小智人、著相憍慢者，不能信是法。今我喜無畏，於諸菩薩中，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菩薩聞是法，疑網皆已除，千二百羅漢，悉亦當作佛。…〔中略〕…汝等勿有疑，我為諸法王，普告諸大眾，但以一乘道，教化諸菩薩，無聲聞弟子。汝等舍利弗，聲聞及菩薩，當知是妙法，諸佛之祕要。…〔中略〕…舍利弗當知！諸佛法如是，以萬億方便，隨宜而說法，其不習學者，不能曉了此。汝等既已知，諸佛世之師，隨宜方便事，無復諸疑惑，心生大歡喜，自知當作佛。

- (2) 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p.69 ~ p.70：

《法華經》說：⁽¹⁾「正直捨方便，為說無上道」；⁽²⁾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」。這意思是說：⁽¹⁾釋迦佛現出家相，而化厭離的聲聞根性，說二乘究竟，是方便門；⁽²⁾這樣的方便，現在要捨除，顯出大乘的真義。但不能沒有方便，要用特殊的方便法門。

大乘新起的異方便，據經上說：即是修塔廟、供莊嚴具、禮佛、念佛、讚佛等。如說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」。大乘的異方便，是以佛為中心而修禮拜、供養、懺悔、迴向、勸請。這即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的「易行道」；〈入法界品〉的十大行願。

大乘重於人間的積極救濟，又發展為適應一般民間的宗教情緒。以此熏習成深刻純正的信仰，從此引他發大悲心，修菩薩行。先用方便善巧，教他培福德，長信心，充滿了莊嚴喜樂的情緒，不像聲聞乘的重智慧，淡泊精苦。

佛法本來是：「生天及解脫，自力不由他」。等到大乘法發展後，他力加持的思想，才逐漸發達。

- (3) 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五冊》p.66 ~ p.67：

『法華經』有一句話，我總覺得非常好：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。怎麼捨呢？就是達到了某一階段，有更好更適合的就提倡這個，不適合的就捨掉。所以我研究的，不是樣樣都在提倡，我也不專門批評。我這個人，生來是不太合時宜的，我覺得某些只是方便，不是究竟的東西，我不講是可以的，你要我講，我就這樣講，要我講好聽話奉承奉承，那我是不會的。我在原則上，帶點書呆子氣，總是以究竟佛法為重。自己這個樣子，能夠怎樣發展，能夠得到多少的信眾，我都不考慮。這許多就是我學佛的動機與態度——甚至可以說是，我就是這樣的人。

經過好多年以後，大概在民國三十年前，我對佛法有了大概的認識。佛法這樣演變發展，對現代來講，有些是更適合的，更適應現代的；某些，頂好不要談他，即使過去非常好的，但現在卻不太適合。我有了這個認識，當初我就寫了一本書叫做『印度之佛教』。

(4)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48 ~ p.249：

現代各地的佛教，呈現了多少不同的風格。^[1]從**根源**來說，只是印度佛教中，不同地區，不同時代的不同傳弘。^[2]從**流演**來說，又受到當地民族文化的影響，與時代的推移。**在這個時代，應從印度一千五六百年的佛學研究，以觀察其因時因地的開展演化，而達成世界不同佛學的關聯與統一。**

印度的佛教（釋尊也不能例外），都有因時因地的方便適應性。方便適應，是世界悉檀，便於佛法的傳弘（有的適應民間習俗，意境不免平凡）。方便適應，有利必有弊。釋尊適應當時厭世的風尚，以「不淨觀」為方便，結果，有些人厭世自殺，於是釋尊別以「出入息念」為方便。方便，佛世就不免引起副作用。

所以，融入佛教的多少方便，由於時地推移，失去其方便適應性，而轉化為障礙，是不能說沒有的。這所以古聖有「正直捨方便」的偉大作略，過去佛學的某些理論、行持、制度、習俗，如已從方便而轉化為障礙，這在史的研究考證中，佛法真實的探求中，是會漸漸明白呈現於我們眼前的！問題在史的研究考證者，有沒有信仰與思想，是否能展開有信仰的慧眼，讓這些湧現心頭！

(5) 印順導師《永光集》p.256 ~ p.257：

該文說：「^[1]要說服太虛大師放棄『法界圓覺』，改宗『緣起性空』，是很難的。……他的思想傾向，宗教體驗，都不是那一路線，又怎麼能說服他改變自己去接受他。……^[2]所以我們說，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，揀擇只在乎個人了」（《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》（一），一五五頁）。

^[1]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等，提出我的大乘三系。我是從經論發展的探求中，認為**初期的大乘經（龍樹）論——性空唯名系，是會通《阿含》而闡揚菩薩道的，更契合釋尊的本懷。我寫出來提貢佛教界參考；對秘密大乘（即「天化」的）不表同意，在那時現實環境中，明知會毀多於譽的，但為佛法著想，還是不顧一切的表達出來。這不是要與虛大師論諍，也不是希望他的改變。虛大師的思想凝定，到那時快近三十年了，希望他放棄而改宗，那我真是太天真幼稚了！**

^[2]說到宗教體驗，我相信**不但佛教，其他宗教與低級巫術，都是有些宗教體驗的，不過淺深、偏正不一吧了。有宗教體驗的，信心十足，但並不等於事實或真理。低層次的宗教體驗，與自己的信仰，自己所聽聞的有關。閱讀（或信仰）什麼，在靜定（精神集中）中就引發什麼體驗，如讀《法華經》的，就會引發「靈山一會，儼然未散」的體驗。現代少數基督徒，把習禪引入自宗，於是靜定中，有見到馬利亞懷抱著孩兒，有見背著十字架的耶穌。所以宗教思想的淺深、偏正，不只以自己的宗教體驗為準繩，還是在自己表達出來，求得他人的共識。**

大師的思想——法界圓覺宗，有宋以來的千年傳統，要在佛教界取代他，還真不容易呢！

(6) 印順導師《我之宗教觀》p.2 ~ p.3：

宗教是依人類知識的漸次提高，而漸次改善與提高的，所以我們應信受高尚的宗教。**佛教為人類最高智慧所成立，佛是一切智者。在一切宗教中，像明月在星群中一樣。在過去，佛教為了適應部分的眾生，有許多不了義的方便，但這無損於佛教的真義。「正直捨方便，但說無上道」，本是佛教應有的精神。**

總之，一切宗教都是有助於人類的，於人類有過偉大的貢獻。一切宗教都應以同情的眼光去了解他，何況現代存在的，高尚而偉大的宗教！

附錄四：關於「佛法與佛學」

(1)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02 ~ p.204：

佛學只是佛法之學。佛教之學，古代可以沒有這一名稱，但決不能沒有這一事實。…〔中略〕…

…〔中略〕…**佛法只是「覺海心源」那個事實，這是圓滿的，沒有進化的、發展的。如遺忘這個，而專在名相陳跡中，以為佛法如何如何，談發展，談進化，這是從根本上否定了佛法，那還有什麼佛學呢？**…〔下略〕…

(2) 印順導師《教制教典與教學》p.155 ~ p.156：

說起**佛學**，應該有兩方面的含義：第一，**佛學是佛法的修學，佛法的實踐**。釋尊教示我們，修學佛法，不外乎「增上戒學，增上心學，增上慧學」——三學。聲聞乘的比丘戒，名為比丘學處。大乘的六度、四攝，名為「菩薩學處」。在三學、六度的學程中，名為「有學」。到了解脫生死，圓滿菩提，學程完畢了，名為「無學」。從這佛法以行證為本來說，**佛法之學，就是佛法的實踐。**

第二，為了實踐的佛學，不能不有義解的佛學，理論的說明的佛學。釋尊的教導學眾，稱為「教授」，「教誡」；約內容說，名為「法（達磨）毘奈耶」；其後集成經與律。對於法與律的分別抉擇，釋尊與大弟子們，早就開展了論義，稱為「阿毘達磨，阿毘毘奈耶」。特別是法義的分別，經弟子們大大的發揚，終於獨立成部（論），與經、律合稱為三藏。

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是文字章句的纂輯，是釋尊一代教義的集成，但內容不外乎三學（六度）。所以古德說，從三藏的偏重來說，經是明定學的，律是明戒學的，論是明慧學的。

在實踐方面，戒、定、慧學如鼎的三足一樣，是不可偏缺的。在義解方面，經、律、論也一樣是不可偏廢的。這才是圓滿的佛學，中正的學佛之道。

行證的佛學，義解的佛學，也可說有淺深。因為在修學的學程中，聞、思慧位，主要是義解的佛學；思、修慧位，主要是行證的佛學。可以說：教義的佛學，是為了初學；行證的佛學，是為了久行。這就是《楞伽經》所說的說通與宗通了。**但在完整的佛學中，這不但是先後次第，而且還是相依相成，如依言教而引入行證，從行證而流出言教。**

佛學是不能離此二方面的，所以說：「佛正法有二，謂教證為體，有持說行者，此便住世間」。

釋尊住世的時候，在佛是應機施教，在弟子是隨解成行，所以**佛學的實踐與義解，是相依而不是相離的。**…〔下略〕…

(3)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p.206 ~ p.207：

學，可以分為三大類型：一、知識的學問：簡要說，這是書本（或實物）上的學問。以書本（學問的記錄）為對象，而進行研究。以種種知識，種種方法，比較、考證、分析，以了解書本中各方面的知識。有了較多的理解，或有新的發見，獨到的認識，於是條理的把他表達出來，成為一部一部的專著。在佛學中，這就是大師所說：「將佛書當學問來研究者」的佛學。也就是「三藏經論，皆可認作一堆歷史資料，以待檢驗、簡擇，以及進行分析、批判」所得來的佛學。**二、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：**知識是空虛的，書本的知識，不一定是正確的。書本得來的知識，必須結合於實際經驗。在經驗中，充實了知識，修正了知識，發展了知識。通過經驗的知識，才是真正的知識。知識與經驗的相助相成，知識與經驗的結合，而得到更真實的知識。把他表達出來公於社會，這就是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。**三、經驗的學問：**這在古代，極其普遍，現在也還是有。如人受完國民教育，進入工廠去學習，一邊看，一邊聽，一邊做。在實習的經驗中，把這些機器，甚至每個螺釘，都弄清楚了，資質聰明的，也會有所發明。大學工科畢業而進入工廠，一肚子的知識，卻得向老工人請教。他的經驗、訣竅，有的是，如能傳達給別人，說的也好，寫的也好，不是學問是什麼呢？

佛學，古代也是有不同類型的。⁽¹⁾ 佛陀菩提樹下的正覺，也就是虛大師所說的「覺海心源」，是佛學的根源。依此而流出教授教誡，這是「學無師保」的**純經驗的學問。**⁽²⁾ **出家眾修學，著重於經驗的傳授，從學習中去獲得同樣的經驗——同一解脫。**出家眾除了實習修持，將佛陀的開示、教授，也照樣的傳誦傳播，大弟子加以宣揚解說。**所以，佛世就有知識與經驗二部門。**佛告弟子：比丘應「**聖說法、聖默然**」。在後來，稱之為「**教法**」、「**證法**」，也就是對佛教說的理解，對佛法行的修持。

但在古代，由教法的理解而從事道的實踐，由道的修證而為佛說的闡述，是相依而成的。佛學，就是這種知識與經驗相結合的學問。

雖然如此，**由於重知識、重經驗的關係，佛學分為兩大類型，**這是有足夠資料來證明的，現在只能直說我的理解。…〔下略〕…